

XUANCHUAN

宣传专刊

XUANCHUAN

宣传宣传

支教

忙来忙去

新闻人物

女县长

把人做成一朵花

锻炼锻炼

小丁局长

○ 赵金禾
等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宣传宣传 / 赵金禾等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5.5

(中国最新写实系列小说)

ISBN 7-5404-3506-2

I. 宣... II. 赵...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0498 号

宣传宣传

赵金禾 等著

金在胜 编选

责任编辑: 汤亚竹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2

字数: 300,000

ISBN 7-5404-3506-2

1·2179 定价: 22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目录

宣传宣传 赵金禾

一

支教 肖仁福

三七

那一泡柔肠寸断 李治邦

九五

忙来忙去 史生荣

一三一

新闻人物 贾兴安

一八二

女县长 胡学文

二二三

把人做成一朵花 李春平

二八三

小丁局长 王方晨

三三九

锻炼锻炼 展展

三六二

宣传宣传

■赵金禾

我恳求你，我的兄弟，
保持对尘世的忠诚。

——尼采

看了陶哥发表的那些诗文，赵明哲立即打电话给县委宣传部洪部长，说看在你部长推荐的份上，陶哥我要了。洪部长反驳说，看在我的份上？赵明哲说，好，我说得不对，是她本身的分量，不过你部长的推荐也有分量，对吧？洪部长说，算你识才。赵明哲说，我说部长，先让她来见见面好不好？电视台的记者免不了要上镜的，要对得起观众啊。洪部长一笑，说选美呀你？

见了面，赵明哲的感觉不错。陶哥五官生得周正，也算是漂亮的，不是那种叫人眼睛一亮的漂亮，是耐嚼的漂亮。微笑挂在脸上，自然灿烂。看不出有三十六岁，还像个没出嫁的大姑娘。曾经是位歌唱演员，也是她太爱舞台，三十岁了还没结婚，经人介绍，认识了一个男人，确切地说是两个男人：一个大男人和一个小男人。小男人是大男人的儿子，才八岁。大男

人做了她的丈夫，她做了小男人的继母。她对小男人像亲生母一样尽着责任，没有阻隔。后来她发现丈夫有了外遇，没吵没闹地分手。再后来，她声带小疖，不得不告别舞台。她父母是这个县里的老教师，洪部长曾经是她父母的学生，托洪部长将她调回父母身边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她跟父母亲在一起，哥嫂也跟父母在一起。嫂子有些霸道，她不想惹得父母不高兴，总是忍让。赵明哲知道这内情，分给她一间房子。她心存感激。工作积极认真，与人相处随和，大家都喜欢她。

陶哥调来电视台，广播电视局的周仁甫局长是反对的。他不止一次提醒赵明哲，在进人的问题上要慎之又慎，绝对不能凭关系，要凭才干。他说，两个月之前，财政局长范家普的儿子想到电视台来，托人找我，我也没答应的，因为我晓得他儿子是个什么货色。你想我要是答应了，你还能不接收？你接收了，不说别的，头一的好处，每年随便找个由头要几个钱，不是现成的？虽然我跟范局长的关系也不错，我还是替你顶了。

周仁甫反对陶哥调来，其实是反对洪部长。赵明哲也不知道他跟洪部长有什么积怨。陶哥来上班好长时间了，周仁甫一直不到电视台来，显然对赵明哲有意见，也不好多说，不说出来心里又憋得慌。有天他在路上碰到赵明哲，他只问，怎么样？赵明哲说，什么怎么样？周仁甫说，还有什么怎么样，我问陶哥怎么样？赵明哲说，很不错的。周仁甫说，什么很不错呀？

我听说了的，新闻写作并不怎么样。赵明哲说，那是她还不太熟的原故。周仁甫耿耿于怀说，我的话你一点也听不进。我说你不要随便进人的。赵明哲说，我怎么会随便？陶哥这样的人我们需要的。周仁甫说，莫说得好听。洪部长推荐的人，你当然要接收。赵明哲顶他说，那么你局里怎么还是盖了盖子呢？你可以不盖嘛，坚持原则嘛。周仁甫说，你们是做了笼子让我钻哩。

赵明哲和周仁甫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同班同学。周仁甫是班长，赵明哲是文体委员。赵明哲的性格活泼开朗，会唱会跳，学习成绩好，让人亲近，围着他转的女同学不少。周仁甫对什么都是刻板的，规范的，也是严肃的，别说是唱歌跳舞，连笑话也不会讲一个，让人感到敬畏，没有哪个女同学喜欢跟他多搭腔的。周仁甫对赵明哲怀着很深的妒忌，常常恨得牙痒痒的，扯自己的头发。毕业了，他们一起分到这个县里来，周仁甫可能是当班长的经历起了作用，分到了县委办公室，赵明哲分到乡下中学教书。赵明哲喜欢文学，发表了些小说散文什么的，后来调到县委宣传部当了通讯干事，而周仁甫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。再后来周仁甫当了广播电视局局长，而赵明哲还是通讯干事。在赵明哲面前，周仁甫油然而生出许多快意，仿佛平复了做学生时候的淤气。他到宣传部开会，或是在什么地方碰到赵明哲，总要说，怎么不到局里去玩？县里的一些头头经常去，一玩玩一天的。还说，有什么事，要用车，找我就是。赵明哲只是笑笑，并不当真。周仁甫不过是显示自己的优越性罢了。

赵明哲除了写报道，写小说也写出了些名。县长到北京开会，也听人家说，哦，你们县里有个赵明哲，写小说的。县长这才晓得赵明哲的名声在外。可是一茬茬的提拔，都没有他。一任任的领导总说他是特殊人才，说全市科局级干部可以用脚捞，说像他这样的人只一个。赵明哲在心里说，哼，我就只有永远搞宣传报道！他也不是想当官，他是不服那口气：被提拔的，没有一个比他强的！

作为知心朋友，洪部长知道赵明哲的才干不止是写作。只要有一个舞台，赵明哲是能演出好戏来的。洪部长上任的头一天，赵明哲就对洪部长说，你如果还是我的朋友，就放我走，放我到文化馆去当个创作辅导干部，一门心思搞创作。洪部长说，我来了你要走，什么意思？赵明哲说，我只说你还是不是

我的朋友？是，就依我的。不是，我们就没话说。赵明哲执意，洪部长只有说让我考虑。洪部长考虑了，第三天对赵明哲说，我答应你，但不是叫你去文化馆。赵明哲说，去哪里？洪部长说，县里要组建县电视台。物色人选的时候，我推荐了你。我现在问你同不同意。如果你还是我的朋友，我就请你不要拒绝。两人哈哈一笑。赵明哲就这样去了，只五年，白手起家，有自己的七层电视大楼和电视台宿舍大楼，成为全省广播电视系统的重量级人物。

周仁甫虽是赵明哲的顶头上司，总觉得自己不如赵明哲活得洒脱，心里难受。赵明哲越是出名，他越难受。他是巴不得赵明哲搞得很糟的，赵明哲偏又不糟，因此总是以上级的身份对电视台的事情指手画脚。赵明哲知道他的心态，也不多说什么，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就是。许多事证明他是对的，他也不拿它当作资本回敬。赵明哲骨子里的东西显然是胜他几筹，他总想有意要打击一下赵明哲，有回说，我说明哲呀，你是文武双全，到如今还是个股级。莫说你到广播电视局来当个局长，就是到宣传部当个部长，我看也是绰绰有余的。你吃亏就在于你写小说！说直点，谁把你写小说算个事？工作上一出差错，人家不说别的，就只说你没把心思用在工作上，所以你是吃了些暗亏。赵明哲笑说，只要周局长不把暗亏给我吃就行啊。周仁甫说，我算个屁。其实他就是怕赵明哲把他“算个屁”。

电视台有个叫陈泽业的副台长，四十五岁了，还是个单身汉。赵明哲每次见陈泽业跟陶哥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借故走开。陈泽业也晓得他的借故，私下里对赵明哲说，搞什么鬼？赵明哲笑说，你心里有不有鬼呀？陈泽业说，我们总是谈业务啊。赵明哲说，我没说你没谈业务啊。陈泽业说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大她一层哩，你没听见我总喊她小侄女吗？赵明哲说，年龄不是问题，高矮不是距离。如今的爱情，是什么都能突破的。陈泽业说，别胡说。赵明哲说，正经说吧，这也是个机遇，看你

能不能把握住，别再“高不成低不就”。不是我说你，还晃荡什么？也该考虑成家，结束你的独身主义。

陈泽业对陶哥也确实有那么个意思。他没结婚，也没想过结婚。跟女人往来是有的，他可以跟她们上床，做游戏，但没有能够叫他动心的。陶哥调来之后，他便觉得自己有了明显变化。

他原先爱说粗话，带脏字眼，在陶哥面前，脏字眼一到嘴边，就生吞了。他也不再想接近其他女人，以致跟他有过性关系的女人电话约他，他也推脱。平素在大街上，他见到认识的漂亮女子，总免不了要停下来，跟她们多说几句话，愉悦性情，现在是连招呼也不想打，只想赶到办公室。办公室有陶哥这道风景。

如何写新闻，如何摄像，如何编辑，陈泽业对陶哥的帮助不小。陶哥以她那诗性的眼光看生活，所摄取的东西，很有美感，因此也总是显得独特些。她的稿件在县台播出之后，送省台，以至中央台，也是好节目。赵明哲赞扬她，她总说是陈泽业的帮助。陈泽业默认了，玩笑说，那你要请客啊。陶哥说，好，请老师们的客，我愿意。到她真要请陈泽业及赵明哲他们到餐馆去撮一顿，又被拒绝。陶哥说，我是诚心的。陈泽业说，这年头，要吃就是吃公家的，哪有吃私人的？

有回陶哥做节目做晚了，天也黑了，赵明哲的办公室也还亮着灯，陈泽业也在。他们见陶哥才下班，陈泽业喊住陶哥说，一起走，我们也该走了。赵明哲说，到餐馆去吧，也算是工作餐。陶哥说，正好，我请客。到了餐馆，他们三个人吃了九十八块钱。趁他们还在喝啤酒之际，她悄悄去付了款，待陈泽业以公家名义去结账的时候才发现。赵明哲对陈泽业说，你把钱给陶哥。陶哥不收。赵明哲对陶哥说，你把发票给陈泽业，他经手报销。陶哥说，发票我撕了。赵明哲说，你呀。下文不知怎么说好。想了想又说，这样吧，陈泽业，你记着，以

后想办法给她补上这个钱。陶哥说，说好了是我请你们的。她像受了很大委屈似的，垂下头来，怪可怜的，两个男人笑了。

有人送陶哥两张剧院的演出票，有著名歌星来县里演出。陶哥拿出票，对赵明哲和陈泽业说，你们两个去看吧。赵明哲说，你呢，你不去？陶哥说，我不去。赵明哲说，你们两个去吧。陈泽业说，不，你们两个去。赵明哲说，我今晚有事，不能去。陶哥就对陈泽业说，那你就找个人跟你一起去吧。陈泽业一笑说，我就找你行不行啊？他是随口说的，陶哥答应了。约定吃了晚饭她去邀陈泽业，她去剧院要路过陈泽业的家门口。

陈泽业回家胡乱吃了点东西，就到门外张望，陶哥走过来了，陈泽业迎上去说，还早，我们去走走吧。陶哥一看手表说，哟，我还以为到了七点半，原来只是六点半。陈泽业的母亲看到这一幕，以为儿子有戏了，才笑咪咪去收碗筷。

他们拐到青草漫过的河堤上。太阳的余辉还没有燃尽，河堤两侧成片的杉树林里倒先暗下来了，林子深处有男女抱着啃咬。对面走过来的人跟陈泽业打招呼。那人笑着说，喂，陈泽业，是不是要祝贺你啊？陈泽业莫名其妙，说祝贺我什么？那人就背向陶哥挤眼睛。陈泽业连说“不是不是”，便介绍陶哥说，我们台的陶哥，新调来的。陶哥说，你搞没搞错啊？来了大半年了，还新来的！那人说，我倒是第一次见到你。知道你这个名字却是很久了。他说不知道是在哪本杂志上看到过她的文章。他也还记得那题目，叫《我喜欢你》。陶哥说不好意思，小女人式的文章。那人说，没什么，那是一种存在，一种单纯的温馨存在。单纯与温馨总归是好的。陶哥说，谢谢你有这么个见解。陈泽业说，你知道他是谁呀？陶哥摇摇头。陈泽业说，他叫金剑，县文联的金主席。金剑笑说，不，应当叫金副主席。陈泽业笑了，对陶哥说，我讲个笑话你听。

不管陶哥听不听，陈泽业讲了起来。他说金剑在文化馆当

副馆长负全面责任的时候，别人叫他馆长，他说不，应当叫副馆长。他当了馆长，别人还以为他是副馆长，叫他副馆长，他说不，应当叫馆长。到他当了文联副主席，别人叫他主席，他说不，应当叫副主席。陶哥听得格格直笑，问金剑，是真的么？金剑笑说，游戏游戏。又归正说，我是文联，文联文联，就是以文联络，以文会友。你也是我联络的对象啊。陶哥笑说，今后还请金副主席多多联络啊。

金剑笑说，哈哈，金副主席，准确。

陈泽业问金剑去不去看歌舞，金剑说他才不去赶那个热闹，一个歌星，不过是走穴来了，县里的头头脑脑还当个大事，去接见，去合影，去陪着吃饭，你们还派人去录像，一县的人都成了追星族，掉分。

金剑离开了他们，陈泽业望着金剑的背后说，他就是这么个人，坦率，洒脱。他崇尚生命奔放，灵魂分量，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，所以尽管很优秀也还是个副主席，转不了正。陶哥说，我听说了，你，他，还有赵台长，是我们县里的“三驾马车”：你的专长是新闻，他的专长是评论，赵台长的专长是小说。我好敬慕的。陈泽业说，敬慕你自己吧。你那种单纯……唉，我们比起你来，可就世俗得不得了。

陶哥还只七岁的时候，读小学二年级，看到电视里河流污染的镜头，死鱼浮在水面，她伤心得哭。十岁生日的那天，父亲带她去公园玩，看到扯的横幅标语，铁丝把两头的两棵树缠得紧紧的，横幅总在换，铁丝捆着树不曾松绑。她为树难受，硬是要父亲找公园管理人员。父亲找了一会没找到，她顿时急得哭。父亲只有再去找，直到管理人员把横幅下了，把铁丝拿了，她才罢休。人家说，这孩子这么单纯，日后怎么长大啊。

陶哥毕竟长大了，长大了也并不改她的单纯。从先有个小伙子爱她，她也动了心。小伙子给她的第一封信里写道：你那水汪汪的大眼睛……她的眼睛并不大，也不是水汪汪，陶哥凭

这一句吹捧她的不实之词，就感到跟那个小伙子没有共同语言了。陶哥将这事讲给母亲听，母亲抱住她说，我的儿，你就接娘的这个代，眼里容不了沙子。

陶哥的母亲是教师，母亲如今差不多六十岁了，也还是那样单纯。有回母亲的朋友组织了一个老教师迪斯科业余表演队，参加全省表演赛，母亲也加入了。母亲见表演队里有几个专业剧团的老艺人，母亲就质问她的朋友，她们也是老教师？就毅然退出了表演队，说弄虚作假的人不配做她的朋友，从此也就不再理那个朋友了。人家说她母亲活了这么大的岁数，也还是这个脾气。母亲说她再活一百岁也还是这个脾气。

陶哥把母亲的故事讲给陈泽业听，陈泽业说，我记得好像是林语堂老先生说过，生活及思想的单纯，是文明与文化的最崇高最健全的理想。林语堂好像还说过，当一种文明失掉其单纯性，文明就会充满困难，人类就会被自己创造的文明所束缚。你看，林语堂老先生对单纯这种品质评价多高！如今的单纯是凤毛麟角——你算是稀有动物了！陶哥说，好哇，你骂我！说着，举手要捶他。他故意躲闪。她追打他。他突然站定，说“我投降，我投降”。她跑动的惯性撞在他身上，他很想顺势拥抱她，又怕伤害了单纯，结果是变拥抱为扶持。两个人笑在一处。

他们去剧院看节目，也不怎么样。舞台上，女的都是三点式着装，男的就在那里挑逗，几乎是把些床上动作带到舞台上来了。陶哥说，我们走吧？陈泽业说，那个明星还没有出场哩。陶哥说，我不想看。陈泽业说，走就走吧。看的人很多，走道上站的都是人。他们好不容易挤出去了，陶哥发现自己的钱包丢了。陈泽业说，有多少钱？陶哥就有些快快地说，钱是不多，只几十元。问题是放在钱包里的钥匙也丢了！

陈泽业随陶哥回电视大楼。陶哥住的是一楼楼梯间。在门前，陈泽业对陶哥说，你站开，我只须抬起一脚，不轻不重的

就那么一下，全凭恰到好处的弹力，门就开了。陶哥说，踢门？陈泽业说，你放心吧，我没踢过十个门也踢过九个门，没失败的。他说着，从门前退后一步，一脚踢去。陶哥一声尖叫，门开了。门，门框，暗锁，都完好无损。

周仁甫第一次见到陶哥，是在台里召开的通讯员会议上。陶哥在不断给大家倒水。她装束朴实，举止文静，耐看的味道，吸引了周仁甫。他悄悄问台里办公室主任章静怡，那是不是陶哥？章静怡说是。对赵明哲调陶哥来的不满，一下子就退远了，找不着了。陶哥走到哪个方位，他的眼光就跟到哪个方位。陶哥倒水到了他跟前，他闻到了陶哥身上那种好闻的青春体味，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陶哥对周局长笑笑，因为周局长在对她笑。陶哥要给周局长的杯子倒水，周局长却是将自己的杯子端起来，递到陶哥伸过来的开水瓶口。陶哥接过杯子，他也一直望着她，也望她的手。

陶哥把水倒了，周局长伸手去接，他有意用自己的手指去挨她的手指，他心理的满足让他神采飞扬。会议进行中，他不断喝水，陶哥也不断来加水，他也就不断利用了交接杯子的机会挨挨她的手指。当赵明哲要他给大家讲几句的时候，他讲得也是神采飞扬，讲起来倒不是几句，而是一个小时，把别人的时间都占了。赵明哲也不好提醒他。赵明哲不时看表，他也没有感觉。

会后没几天，周仁甫到台里来了。以前来，总是找赵明哲的，这回他去了编辑部，跟编辑们聊。他要聊的对象其实是陶哥。他又不好不跟别的编辑聊。他跟别的编辑聊是他想跟陶哥聊的掩护。陶哥埋头看稿。周仁甫不满意，点着陶哥的名说，陶哥，这么忙啊？我来了这么大一会儿，茶不见烟不见的，连个话也没得一句呀？有编辑就连忙起身要倒茶，周仁甫说，不，我要陶哥倒。有人就说，陶哥倒就格外香些呀？周仁甫笑

说，对，格外香些。陶哥笑笑，就起身去倒了茶，双手递给他，他也欠身双手接过，又趁机挨挨她的手指，说，那天开会我是第一次见到你，但没听你说说过一句话哩。陶哥一笑，说，我听您说过许多话哩。周仁甫说，哦，我以为你是哑巴哩，你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嘛。别的编辑插嘴说，那你就经常来听听啊。大家就笑。

周仁甫也真是经常来。别人知道他是喜欢陶哥。陶哥没有感觉。她只是不习惯陪人说闲话，空耗精力。她也明显觉得周局长常常是无话找话说，譬如“你的名字好怪，怎么叫陶哥呢”，“你怎么总是穿得这么素净，与你这年龄不相称呀”，“你性格内向，在电视台工作不应当是这样啊”，陶哥也只是笑笑，没有解释，她的眼睛还时不时看着桌面上的稿子，没有相应的热情。不知是不是周局长的大度，他每次来了，仍是到编辑部，挨近陶哥坐着。

章静怡只要是见他来了，从不怠慢他。她是从局里调过来的，曾是他的手下，热情也总要多些。“周局长来了”，她总要告诉赵明哲。即使赵明哲不在台里，她也要打赵明哲的手机。赵明哲不能回台里，周局长也不计较，反正他只是想见见陶哥，跟陶哥说说话。赵明哲在台里，也总招待他吃饭的。吃饭的时候，他也总是点着要叫上陶哥。陶哥陪过一次，后来就不陪，态度坚决得让周仁甫吃惊。周仁甫对赵明哲说过，这陶哥有些傲气。

赵明哲是想着力培养一下陶哥的。台里的事，都让她参与。县里重大些的采访活动，也叫她出面。陶哥也心存感激。只是有些事，陶哥看不惯，是不得已听从。尤其是台里来人，请吃请喝，叫她作陪，她很是不情愿的。不情愿也不好表现出来，闷在心里又难受，她就私下跟陈泽业讲了。陈泽业说，这很正常。毛泽东那个时候说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”，现在正相反，革命就是请客吃饭。你还不知道，就我们这样的单位，一

年就要吃掉上十万。陶哥说，我的天！陈泽业说，你还“我的天”，你像是从别的星球上来的。一个单位要生存下去，且又要生存得好些，就要有个好的生态环境。请吃请喝，包括送礼，投其所好，等价和不等价的交易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就是生态工程建设。哪个单位不这样？不然就是动手打手，动脚打脚，没法生存下去，更别说是生存得好些。陶哥说：腐败。陈泽业哈哈笑了，说这算腐败？你还没见过什么是腐败吧？当然，说这是腐败也可以，这腐败是说过得去的腐败，是能拿到桌面上说的腐败，是猪八戒说“你不是妖怪我不是妖怪我们大家都不是妖怪”。用我们赵台长的话说：现在的聪明人不是不伸手，是伸出去的手缩得回来。妙不妙？”

陈泽业望着陶哥一脸的严肃，笑起来，说“你真是从别的星球上来的”。陶哥不笑，说，不跟你笑。陈泽业说，喂，小侄女，你还是要笑，不笑会老得很快的。陶哥还是阴着脸。陈泽业说，其实，赵台长也不是不烦。譬如陪客，他写过一篇短篇小说，就叫《陪客赋》，发表之后，一些报刊转载还不说，我们县政府还作为文件，转发给全县干部学习。金剑就此写过一篇评论，称“政府文件登小说，新鲜事”，文坛一时传为佳话。赵台长在小说里写的就是他陪客的苦衷，很深刻的。但是，并不因为县政府文件转发了那篇小说，全县公款吃喝的事就少了，只不过是酒席上又多了一个说笑的材料。赵台长也并不因为写了那篇小说就不再陪客，客也不会因此不再来。

陶哥曾是佩服赵明哲的。赵明哲也常常跟陶哥谈文学，谈人生。赵明哲有一个观念是：文学艺术应当接受诗人的领导。他向往“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”。陶哥问过赵明哲：你觉得你的生活充满诗意吗？赵明哲说没有诗意可言。他说他是个被异化了的人物：一方面要守住自己，一方面又在牺牲自己。一方面崇尚圣贤，一方面又流于世俗。一方面要为“稻粱谋”，一方面还要照看着自己的精神家园。有时感到白天是自己的死

亡，晚上把自己关在屋里读点书，写写自己想写的东西，才觉得自己是活过来了。每天都要被两个世界扯来扯去，扯得心力交瘁，苦苦呻吟，只不过没人听见罢了。

赵明哲说自己非常渴望与人交流，又常常逃避与人交流，逃避那些日常的话语。他说你别看我很活跃，其实我常常是陷入失语状态，孤独无助。越是面对滔滔不绝越是无语，越是面对热热闹闹就越是孤独。他说他很理解那些艺术的流浪者，能狠下心舍弃身外的一切，在边缘地带自由地歌唱。甚至对于那些自杀者如川端康成、海明威、老舍、海子，他都表示他的热爱。这些人都是精神家园的守卫者，不让任何“敌人”侵犯，以死相拼。他惭愧自己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来守卫自己的精神家园，眼巴巴地看着它一天天荒芜，说不出的伤心。

赵明哲对陶哥讲出的心里话，总是很真切，透彻，充满智慧。陶哥滋生的反感也就在这里：说是一套做是另一套。

周仁甫又到台里来了。这回来，还带着财政局长范家普和分管宣传的王副市长来了。他对赵明哲说，我把他们邀来，也纯粹是想轻松轻松，别的不谈，轻松是主题。

周仁甫本想到编辑部去见见陶哥，无奈赵明哲先就把他们领到接待室去了。章静怡忙着给他们泡茶。赵明哲说，怎么玩呢？周仁甫看到茶几上有崭新的两副扑克牌，就说，打“双勾”吧？赵明哲说，你们三差一，干脆，把洪部长叫来。周仁甫说，不叫不叫。他想说把陶哥叫来，不好直说，就说你们派一个人参与不就是了。

给大家泡了茶的章静怡，又提着水果进来了。她听到了周仁甫的话，就笑笑说，把陶哥叫来好不好？周仁甫连说好的好的。章静怡要给大家削水果，周仁甫说，你快去叫吧。水果哪个吃哪个削。章静怡出门走了两步，怕叫不动她，便回头对赵明哲说，还是你去叫吧。陈泽业正从走廊那头走来，赵明哲就说来来来，周局长他们来了，三差一，你去陪他们打打牌。周

仁甫接话说，还是叫陶哥来吧。赵明哲就对陈泽业说，那你就去叫叫她吧。陈泽业小声说，怕是不会来吧？赵明哲说，去吧，她听你的。

几个编辑都在编辑部，陈泽业走到陶哥身边，小声说，你出来一下。陶哥起身，跟着陈泽业到廊沿里。陈泽业说了接待室那边“三差一”的话，陶哥一听就说，不去。又加了一句，我要编稿。陈泽业说，暂时放一放。陶哥说，不行，我是从别的星球上来的。说罢进了编辑部。陈泽业走到赵明哲跟前说，她不来，还是你去叫吧。赵明哲到编辑部门口喊着陶哥，陶哥又是走到廊沿里说，不要跟我说了，我讨厌。把个赵明哲愣在那里。赵明哲耐着性子说，周局长点着要你去，你说怎么办？陶哥说，说我有事去了。

赵明哲调不动陶哥，心里自然不快，台里还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的。他也不好发作，只有去跟周仁甫说陶哥“有事去了”。周仁甫半天没做声。章静怡说，那只有我来陪你们啦。又突然说，不行，我要替你们办生活，还是让我们赵台长陪吧。赵明哲说，你陪，你陪。你跟玫瑰园打个电话，定一下就是了，我还有点事。周仁甫这才开口说，我说赵明哲，赵台长，什么意思嘛？你说你有事，她说她有事，我们就没有事？王市长范局长是不轻易来的，叫陶哥来陪一陪就不行？何况不是三陪。大家笑。

赵明哲说，我是不会这玩意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周仁甫说，哦，那倒是。又叹道，这个总不会比写小说难吧？章静怡在一边说，赵台长是没有去学。周仁甫说，这还要学？看看就会了。章静怡说，赵台长的兴趣不在这里。周仁甫说，噢，他的兴趣就高尚？我们的兴趣就低级？章静怡连说不是不是。周仁甫说，你真是处处维护你们赵台长。我说赵台长，你真是好福气呀，我是不行喽，没有维护我的人喽。章静怡说，周局长话里有话哦，是不是陶哥没来陪有想法哦？我来陪就不行吗？我

老了吗，长得不好看吗？大家又笑。

章静怡参与了他们打“双勾”，周局长也不准赵明哲和陈泽业离开，他们只有在旁边看，不时给他们倒水，或是附和他们说些带荤不带荤的笑话。这笑话也不时把赵明哲扯了进去。周仁甫边出牌边说，有个人得了病，去看医生，医生问抽不抽烟？他说不抽。医生问喝不喝酒？他说不喝。医生问跳不跳舞？他说不跳。医生问去不去按摩？他说不去。医生说，你的病不必治了。他说为什么？医生说，你连这些都不会，还活着干什么？章静怡笑得直扭腰。

到吃饭的时候，周仁甫特地绕到编辑部门口看看，见陶哥在里头，他就走进去说，不是说你有事出去了吗？陶哥说，出去又回来了。周仁甫说，走，跟我们一起吃饭。陶哥说，我不去。

这话把周仁甫噎住了。赵明哲过来了，对编辑部的几个人说，走，大家一起去吧。赵明哲向来对大家不错，来人来客，只要有可能，他就顺便把大家叫上，这也是一种氛围。此时，只见陶哥收拾起桌上的稿子，背起自己的背包，起身就走。赵明哲也不好说什么，只是跟着她走出大楼之后，小声对她说，叫你别走你就别走，你这人。陶哥说，我这人就是这样，我不想被两个世界扯来扯去，我不想眼巴巴地看着我的精神家园一天天荒芜！说着，头也不回地咚咚咚下楼。

赵明哲一时怔在那里。陈泽业见赵明哲是窝着火的样子，说，算了算了，别强求。赵明哲对着陶哥的背影，忍不住说，怎么这么不识抬举！章静怡笑说，还不是你把她宠的。赵明哲似乎没听清，问了一句，你说什么？

赵明哲对陶哥的不满，也是逐渐形成的。起先他只是觉得陶哥不尊重他，后来就觉得陶哥在拆他的台。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头。这个对头竟然还是他所欣赏的人。他的大度也不能不叫他心里作梗。在台里，谁对他不是言听计从？连打